

汉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构式化研究

董玉杰

(郑州大学, 河南省, 郑州市, 450000)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汉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构式化现象, 采用语料库分析法与对比分析法, 结合语言演变和认知理论, 明确其定义、特征与类型, 深入剖析构式化过程、影响因素以及语义语用特点。研究发现,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语义、句法上区别于传统补语, 其构式化受认知、社会和语言内部多重因素影响, 具有独特语义韵和语用功能。但研究存在语料覆盖局限等不足, 未来可拓展语料、运用新技术深入研究, 以期丰富汉语语法理论, 为语言教学和语言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汉语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 构式化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语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 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交流以及人们表达需求的不断丰富, 汉语也在持续演变。在这一过程中,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应运而生, 逐渐走进人们的语言生活, 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新兴极限程度补语定义及特征

(一) 新兴程度补语定义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对程度补语做出这样的解释“程度补语很少, 限于用‘极、很’和虚义的‘透、慌、死、坏’等, 表示达到极点或很高程度, 也可以用量词短语‘一些、一点’表示很轻的程度。谓语中心多是形容词, 也可能用某些前面能加‘很’的动词。[1]汉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是指在当代汉语中, 特别是在网络语言和口语中广泛使用的一类单音节词, 如“爆”“呆”“死”“炸”“疯”“翻”“哭”“瞎”等。这些词在特定的语法结构中, 表达事物性质、状态或动作所达到的极高程度, 具有鲜明的极性特征, 即表示程度的极致, 是程度表达的一种极端化形式。

(二) 新兴程度补语特征

从语义特征来看,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具有极强的程度量级。它们所表达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程度副词所表达的程度, 是对事物程度的极致描述。以“爆”为例, “美爆了”所表达的“美”的程度, 相较于“非常美”“十分美”等表述, 程度要强烈得多, 给人一种美的程度达到了极致, 甚至超出了常规认知的感觉。又如“忙疯了”, “疯”在这里将“忙”的程度推向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极致状态, 生动地展现出忙碌的程度之深。这种极强的程度量级, 使得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表达程度时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能够更直接、更强烈地传达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还具有显著的主观性。它们不仅仅是对客观事物程度的描述, 更融入了说话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当我们说“这部电影好看哭了”时, “哭”不仅仅表示电影好看的程度, 更体现了说话者在观看电影时被深深打动的 subjective 情感和强烈的喜爱评价。这种主观性使得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日常交流和网络表达中, 能够很好地传递说话者的个人情绪和态度, 增强语言的情感色彩和交际效果。

在句法特征方面，新兴极性程度补语与述语的搭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在动词搭配上，它倾向于与一些具有持续性、可重复性或能够体现强烈情感的动词组合。例如“笑疯了”“想爆了”“爱死了”，“笑”“想”“爱”这些动词都具有持续性或能够表达强烈的情感，与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搭配，能够生动地展现出动作或情感的程度之深。在与形容词搭配时，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更常与一些表示性质、状态且具有程度量级差异的形容词组合，如“帅呆”“美翻”“热炸”，“帅”“美”“热”这些形容词可以在程度上进行高低的区分，与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结合，能够突出事物在性质或状态上达到的极高程度。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句中的位置较为固定，通常位于述语之后，构成“述语 +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结构。在“他高兴疯了”这个句子中，“高兴”是述语，“疯了”作为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紧跟其后，用来补充说明“高兴”的程度。这种固定的位置结构是其句法特征的重要体现，也是汉语语法规则在新兴语言现象中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此外，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使用常常与“了”共现。“了”在这种结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表示事态的变化或完成，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句子的语气和表达的完整性。在“今天的工作忙死了”中，“了”的出现不仅表明“忙”这一状态的完成，还使得“忙死”所表达的程度更具有现实感和感染力，让整个句子的表达更加自然和流畅。

二、新兴程度补语类型划分

根据语义类别，汉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可分为情感类、程度类和状态类。

情感类极性程度补语着重表达人的情感状态达到极致，“哭”“疯”等较为典型。在“感动哭了”中，“哭”将“感动”这一情感的强烈程度具象化，生动地展现出因感动而引发哭泣的极致状态，使情感的表达更加深刻和富有感染力；“笑疯了”里的“疯”，把“笑”所蕴含的愉悦情感推向疯狂的程度，形象地描绘出极度开心的状态。这类补语通过将情感与具体的行为或状态相联系，让情感的度更易于被感知和理解。

程度类极性程度补语主要强调事物程度达到极高点，“爆”“炸”“死”等是常见的此类补语。“好吃爆了”中，“爆”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强调食物“好吃”的程度达到了爆棚的状态，给人一种美味至极的强烈感受；“气炸了”里的“炸”，把“气”的程度渲染到如同爆炸一般，突出愤怒情绪的强烈程度；“想死你了”中的“死”，极度夸张地表达出“想”的程度之深，体现出思念的浓烈。这些补语以生动、夸张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对事物程度的描述效果。

状态类极性程度补语侧重于描述事物呈现出的状态达到极致，“呆”“翻”等属于这一类别。在“帅呆了”中，“呆”从形容人因惊讶、赞叹而发呆的状态，引申为对“帅”的程度的极致描述，仿佛看到某人的帅气让人瞬间惊呆，凸显出帅气的程度之高；“美翻了”里的“翻”，从字面意义上的翻转，引申为美丽的程度达到了一种令人惊叹、仿佛要翻转的状态，形象地展现出美的极致。这类补语借助形象化的表述，使事物的状态更具画面感和表现力。

从结构形式来看，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可分为简单式和复合式。

简单式是由单个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直接接在述语之后，构成“述语 +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结构，这是最常见的形式，如“热炸了”“忙死了”“爱惨了”。这种结构简洁明了，能够直接、迅速地表达出程度的极致，在日常交流和网络语言中广泛使用，因其简洁性和高效性，能够满足人们快速表达情感和传递信息的需求。

复合式则是在简单式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辅助成分，如“了”“都”“简直”等，构成“述语 +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 + 辅助成分”的结构，或者“简直 + 述语 +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等结构。在“简直美爆了”中，“简直”起到了加强语气的作用，进一步强调了“美爆了”的程度，使表达的情感更加强烈，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累得要死了”里，“得”作为结构助词，连接述语“累”和极性程度补语“死”，“了”则增强了语气和事态的完成

感,这种复合式结构丰富了表达的层次和情感色彩。这些辅助成分的加入,使得句子在表达程度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传达说话者的语气、态度和情感强度,使表达更加细腻和多样化。

三、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构式化过程

(一) 构式化的判定标准

构式被认为是语言中的基本单位,构式语法所指的“构式”以Goldberg的定义最为流行,Goldberg指出“任何格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一方面不能通过其构成成分或其他已确认存在的构式预知,就被确认为一个构式”。[2]也就是说,句式有其自身独立于组成成分的整体意义,这个整体意义是无法从组成成分或其他的先前已有句式推导出来的,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 $1+1>2$ ”[3]这一定义为判定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是否构式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形式与意义配对来看,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爆”“呆”“死”“炸”“疯”等,在“形容词/动词+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结构中,形成了独特的形式与意义的配对关系。在“帅呆了”中,“帅”是形容词,“呆”作为新兴极性程度补语与之搭配,这种形式组合表达出“帅”的程度达到了令人惊叹、近乎发呆的极高程度,形成了特定的语义内容。这种形式与意义的配对是相对固定的,在语言使用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从不可预测性角度分析,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意义不能完全从其组成成分或已有的传统构式中推导出来。以“忙疯了”为例,“疯”原本的语义是指精神失常,但在这个结构中,“疯”不再表示其本义,而是通过隐喻等认知机制,衍生出表示程度极高的意义,这种意义的转变无法从“疯”的本义以及传统的语法规则中直接预测。同样,“美爆了”中的“爆”,从爆炸的本义引申为表示美的程度达到极致,充满了强烈的夸张色彩,这也是无法从其原义以及常规的语法组合中推断出来的。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使用频率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演变,这些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网络语言和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日益增高。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笑疯了”“气炸了”等表达随处可见,它们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流中常用的表达方式,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和广泛的传播性。这种高频率的使用,使得它们在语言系统中逐渐固化,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构式的地位。

此外,新兴极性程度补语还具有一定的能产性。它们能够与多种动词、形容词搭配,产生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爱”可以与“死”“疯”“爆”等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搭配,形成“爱死了”“爱疯了”“爱爆了”等表达,分别从不同角度强烈地表达出“爱”的程度。这种能产性表明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语言运用中具有较强的活力和适应性,能够不断地生成新的语言表达,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交际需求。

(二) 典型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构式分析

1. “X疯了”构式

从构式成分来看,“X”在音节上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在类推、泛化机制下,部分双音节词也能进入,如“激动疯了”“高兴疯了”。

从词类角度,“X”可以是动词,主要为单音节可持续性动词,动作义明显,像“涨疯了”的“涨”,“扣疯了”的“扣”,这类动词代表的行为可重复或持续进行;部分心理动词如“愁、疼、恨、感动”等也能进入该结构,如“愁疯了”“感动疯了”,且这类心理动词在色彩上有褒有贬,带有说话者强烈主观色彩。“X”还可以是性质形容词,包括单音节的“帅、美、热”等,以及双音节的“焦虑、激动”等,如“帅疯了”“激动疯了”,而状态形容词因自身含程度义,一般不能进入该构式,遵循语言经济性原则。“了”在“X疯了”构式中具有完句作用,该构式与“了”共现几率很大,若无“了”,会使语意未尽。

从语义类型分析,“X疯了”构式由动结式演变为述补式,语义从结果义引申出程度义。

在“他被吓疯了”中，“疯了”最初是“吓”的结果补语，表示“吓”导致的精神失常这一结；而在“卖疯了”中，“疯了”不再表示实际的精神失常结果，而是作为程度补语，强调“卖”的程度极高，具有夸张效果。

其语义演变过程与认知隐喻、主观化等密切相关。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将“疯”所代表的精神失常、不受控制的状态，隐喻到对事物程度的表达上，从而使“疯了”具有了表示程度极深、不受控制的意义。同时，说话者在表达时，将自己对事物程度的主观感受融入其中，进一步推动了“X 疯了”构式语义的演变。

2. “X 到怀疑人生”构式

从构式成分来讲，“X”可以是形容词（AP）、名词（NP）。在“美到怀疑人生”中，“美”为形容词；在“神仙到怀疑人生”中，“神仙”是名词。“怀疑人生”在该构式中做补语，且当“X”的所指对象与“怀疑人生”的主体不同时，该构式有作为整体单位理解的基础。如“好用到怀疑人生”，“好用”的主体与“怀疑人生”的主体虽未明确指出，但可理解为不同，此时该构式表达一种极端程度义。

在语义类型上，“X 到怀疑人生”是一个新兴极性程度构式，表达某事物的性质、状态或动作达到了让人对人生产生怀疑的极端程度。在“忙到怀疑人生”中，通过“到怀疑人生”这一补语，将“忙”的程度推向极致，生动地展现出忙碌程度之深，给人带来对生活状态产生怀疑的强烈感受。其演变过程与“到”的语法化以及人们追求极致表达的心理有关。“到”原本具有表示动作到达某一地点或时间的意义，在语言演变过程中，逐渐语法化，具有了表示程度的功能。随着人们在语言表达中对程度强调的需求不断增加，“到”与“怀疑人生”组合，形成了这种表达极端程度的新兴构式。

构式化的阶段与特点

汉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构式化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可大致分为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独特的形式、语义和功能特点。

在初始阶段，这些词原本具有各自的实义，以独立的词汇身份在句子中承担相应的语义角色。“疯”最初表示“神经错乱，精神失常”的本义，在“他被吓疯了”中，“疯”是“吓”这一动作导致的结果，作结果补语，具有明确的动作结果指向，句子描述的是“吓”这一行为使“他”达到了精神失常的状态，是对具体事件和结果的客观描述。这一阶段，这些词与其他成分的组合相对较为松散，没有形成固定的语法结构和特定的程度表达意义。它们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主要基于其本义，在句子中的使用较为灵活，但尚未形成具有鲜明程度补语特征的构式。

随着语言的发展和人们表达习惯的变化，进入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这些词开始在特定的语境中逐渐虚化，其语义不再局限于原本的实义，而是向程度表达的方向转变。“疯”在“卖疯了”这样的表达中，不再表示实际的精神失常，而是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将“疯”所代表的失控、极度的状态隐喻到“卖”的行为上，用来表示“卖”的程度极高，具有了程度补语的功能。在形式上，逐渐形成了“动词 / 形容词 +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较为固定的结构框架，虽然还存在一些不规范和不稳定的现象，但这种结构开始频繁出现，逐渐被人们接受和使用。在语义方面，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所表达的程度义逐渐凸显，主观性增强，说话者通过这种结构更加强烈地表达自己对事物程度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在功能上，这种结构开始更多地用于强调和夸张，增强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以满足人们在交流中突出程度、表达情感的需求。

当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使用频率不断提高，被广泛接受并在语言系统中稳定下来时，便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它们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构式，如“X 疯了”“X 爆了”“X 到怀疑人生”等，这些构式具有明确的语法规则和结构特点，成分之间的搭配也相对固定。在语义上，它们具有了明确且单一的极性程度义，能够准确地表达事物达到的极致程度，语义的虚化和主观化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在功能上，这些构式不仅在口语和网络语言中广泛

使用,还逐渐渗透到书面语中,成为一种常见的程度表达方式,在语言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简洁、生动地传达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增强语言的交际效果。

四、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语义与语用分析

(一) 语义特征与语义韵

语义特征

王寅(2009:6)提出:“当动词语义或用法与构式不完全兼容,此时首先要考虑用于构式中的动词的灵活性,这就有‘构式压制’,即两者不完全对应时,构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能‘强加于’动词以额外的角色,改变其用法类型或意义”。[4]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最显著的语义特征是表达极高程度,这是其核心语义功能。“爆”“炸”“死”“疯”等补语,都能将所修饰的动词或形容词的程度推向极致。在“好吃爆了”中,“爆”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将食物“好吃”的程度提升到爆棚的状态,让人强烈感受到其美味程度远超一般;“忙疯了”里的“疯”,把“忙”的程度渲染到近乎疯狂的境地,生动地展现出忙碌程度之深,超出了正常的承受范围。这种对程度的极致表达,使得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语义上具有强烈的冲击力,能够迅速吸引听众或读者的注意力,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

语义的虚化也是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重要特征。这些补语在构式化过程中,逐渐从原本的实义词汇演变为主要表达程度意义的虚词。以“哭”为例,其本义是因痛苦、悲哀或激动而流泪发出声音,在“感动哭了”“笑死了”等表达中,“哭”的语义发生了虚化,不再单纯表示实际的哭泣动作,而是用来强调“感动”“笑”的程度之深,成为了表达程度的一种手段。这种语义的虚化,使得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语言表达中更加灵活多样,能够更准确地传达说话者的情感和态度。

语义虚化

汉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语义韵方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特点。Hunston和Thompson(2000)⁵将语义韵定义为:“the speaker or writer’s attitude or stance towards, viewpoint or feelings about the entities and propositions that he or she is talking about”,即暗示说话者对其谈论话题的褒贬评价或态度。[5]

“爆”和“炸”这两个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语义韵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基于语料库的考察发现,“爆”更偏向于消极语境。在“弱爆了”“土爆了”“俗爆了”等表达中,“爆”与具有消极意义的形容词搭配,形成了消极的语义韵。在“过去的方式弱爆了”这句话中,“弱爆了”表达出对过去方式的极度贬低,认为其远远低于当前的标准,充满了负面评价。而“炸”则更偏向于积极和中性语境。在“帅炸了”“美炸了”“酷炸了”等表达中,“炸”与具有积极意义的形容词搭配,营造出积极的语义韵。在“他的新造型帅炸了”中,“帅炸了”高度赞扬了“他”的新造型,表达出强烈的喜爱和赞赏之情。在“热炸了”“冷炸了”等表达中,“炸”用于描述天气等中性事物的程度,属于中性语义韵。

“死”作为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常与表达情感或感受的词语搭配,具有较强的主观情感色彩,语义韵多为消极或强烈的情感倾向。在“累死了”“烦死了”“气死了”等表达中,“死”强调了“累”“烦”“气”等负面情绪的程度之深,表达出说话者极度的疲惫、烦躁或愤怒。在“想你想死了”中,“死”虽然表达的是思念的强烈程度,但这种思念中也蕴含着因无法相见而产生的痛苦和无奈,带有一定的消极情感色彩。

“疯”在语义韵上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常与表达情感、状态或行为的词语搭配,语义韵根据具体语境可以是积极、消极或中性。在“笑疯了”“开心疯了”等表达中,“疯”与表达积极情感的词语搭配,形成积极的语义韵,表达出极度的开心和愉悦;在“忙疯了”“愁疯了”等表达中,“疯”与表达消极状态或情感的词语搭配,形成消极的语义韵,突出忙碌、忧愁等负面状态的程度之深;在“玩疯了”中,“疯”描述玩耍时的状态,语义韵相对中性,强调玩耍的程度达到了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

（二）语用功能与语境依赖

语用功能

汉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在语言交际中具有丰富的语用功能，同时对语境有着较强的依赖，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语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在表达情感方面，新兴极性程度补语是说话者传达强烈情感的有力工具。在网络交流和日常对话中，人们常常使用“感动哭了”“气炸了”“开心疯了”等表达。“感动哭了”通过“哭”这一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将内心深处的感动之情具象化，生动地展现出因感动而引发的强烈情绪，仿佛泪水是情感满溢的外在表现，让听众或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说话者的感动程度之深；“气炸了”里的“炸”，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将愤怒情绪渲染到极致，给人一种愤怒即将爆发、如同炸弹爆炸般的强烈感受，充分表达出说话者极度的愤怒；“开心疯了”中的“疯”，把开心的程度推向疯狂的境地，形象地描绘出极度愉悦、忘乎所以的状态，使开心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些表达能够迅速而直接地传递说话者的情感，让对方更深刻地理解其内心感受，增强了语言的情感共鸣。

强调程度也是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重要语用功能。“帅爆了”“美翻了”“好吃死了”等表达，通过“爆”“翻”“死”等补语，“帅”“美”“好吃”的程度推向极致。在“帅爆了”中，“爆”以夸张的手法，强调了“帅”的程度达到了爆棚的状态，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帅气程度，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美翻了”里的“翻”，从字面意义上的翻转，引申为美丽的程度达到了令人惊叹、仿佛要翻转的状态，极大地突出了美的程度之高；“好吃死了”中的“死”，极度夸张地表达出食物“好吃”的程度，让人体会到食物的美味已经达到了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地步。这种对程度的强调，使语言表达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能够更好地吸引听众或读者的注意力，突出事物的特点。

新兴极性程度补语还能增强语气，使表达更具力量。在“简直累瘫了”“真的忙晕了”等句子中，“瘫”“晕”等补语与“简直”“真的”等词配合，极大地增强了句子的语气。“简直累瘫了”中，“简直”加强了语气的强度，“瘫”则形象地描绘出劳累到身体无法支撑、瘫倒在地的状态，两者结合，使说话者疲惫的程度和无奈的情绪更加强烈地传达出来；“真的忙晕了”里，“真的”强调了真实性，“晕”则生动地展现出忙碌到头脑发晕、失去方向的状态，增强了句子的语气和表达效果。这些表达能够让说话者的态度更加鲜明，使语言更具冲击力，更好地实现语言的交际目的。

语境依赖

语境对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理解和使用起着关键作用。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新兴极性程度补语可能会有不同的语义理解。在“今天的太阳晒死了”和“我想死你了”中，同样是“死”作极性程度补语，但由于语境不同，语义有明显差异。在“今天的太阳晒死了”中，结合天气炎热的语境，“死”强调太阳暴晒的程度让人难以忍受，表达出炎热的程度极高；而在“我想死你了”中，在表达思念的语境下，“死”极度夸张地表达出思念的浓烈程度，体现出对对方深深的想念。

语境还会影响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使用频率和场合。在轻松、随意的网络交流和日常口语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使用频繁，因为它们能够快速、生动地表达情感和态度，符合这种交流场景的特点；而在正式、严肃的书面语和官方场合，使用则相对较少，因为这些场合更注重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五、结语

本研究深入探索汉语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构式化，采用多维度研究方法，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明确了新兴极性程度补语的语义和句法特征，将其与传统程度补语区分开来，展现出这类新兴表达的独特性。以“X疯了”“X到怀疑人生”等典型构式为例，依据构式语法理论，揭示了其从零散表达演变为固定构式的过程，以及不同阶段在形式、语义和

功能上的变化规律。从影响因素来看,认知层面的隐喻、转喻和概念整合为构式化提供心理认知基础;社会层面,网络传播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新兴表达的扩散;汉语内部语法规则、韵律习惯和词汇发展,也推动了构式化进程。语义和语用分析表明,新兴极性程度补语语义独特,在表达情感和强调程度方面效果显著,但对语境依赖度高。不过,本研究也存在局限,语料库覆盖不够全面,对小众或新网络表达收录不足,影响结论普适性,对部分语义细微差别分析也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可扩充语料库,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语义和语用特征,加强跨语言对比,进一步完善汉语语法研究,为语言教学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2] GOLDBERG A E.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吴海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3] 周昊.构式语法理论与现代汉语研究[J].菏泽学院学报,2011,33(4):97-100.2007:4.
- [4] 王寅.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5] 鲁小龙.处置和被动:“给+VP”结构的及物性和语义韵[J].语言研究集刊,2022.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Polarity Degree Complements in Chinese

Dong, Yuji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4000)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phenomenon of emerging polarity degree complements in Chinese. By adopting the corpus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combining with the theories of language evolution and cognition, it aims to clarify their defini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and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process, influencing factors, as well as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The study finds that emerging polarity degree complements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mplements in terms of semantics and syntax. Their constructionalization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cognitive, social and internal language factors, and they possess unique semantic prosodie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However, the study has some deficiencies, such as the limitation of corpus coverage. In the future, the corpus can be expanded and new technologies can be applied for in-depth research,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enriching Chinese grammatical theories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 application.

Keywords: Chinese; emerging polarity degree complements; constructionalization